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進修）

103 年教育部中高級人才海外研習計畫
舊金山大學研習心得

服務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姓名職稱：郭瑋芸科長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103 年 8 月 18 日至 11 月 17 日
報告日期：104 年 1 月 30 日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103 年教育部中高級人才海外研習計畫-舊金山大學
研習心得

頁數 59 (本文 31) 含附件：有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熊宇凡/02-77365598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郭瑋芸/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國際及體驗學習組/科長/02-77365548

出國類別：進修

出國期間：103 年 8 月 18 日至 11 月 17 日

出國地區：美國

報告日期：104 年 1 月 30 日

內容摘要：

青年發展署推動服務學習業務，規劃並執行本部服務學習推動方案。學術交流基金會於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之下增設「教育部中高級人才海外研習計畫」，由本部推薦人員赴美國政府單位或組織研習，職有幸以服務學習相關主題獲選參與該計畫，赴美國舊金山大學公共服務中心研習 3 個月，期間進行服務學習發展相關資料研讀、灣區重要大學公共事務中心訪問及參與服務學習國際會議等。

目次

一、前言.....	4
二、計畫簡介.....	4
三、各項研習活動.....	10
四、心得與建議.....	26
五、附錄.....	32

一、前言

學術交流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Scholarly Exchange) 於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之下增設「教育部中高級人才海外研習計畫」，以培養雙方中高級管理人才的國際事務處理能力，充實其創新管理知識與技能，同時建立雙方政府單位的交流管道與聯繫網路。

該基金會將本部遴選結果經過美國國務院委託辦理之「國際學者交換協會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s, CIES)」審核候選人選並確認後，由獲選人自行申請接待組織。經獲舊金山大學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USF) 公共服務中心 (Leo T. McCarthy Center for Public Service and the Common Good) 進行三個月的交流訪問與研習。

二、計畫簡介

(一) 傅爾布萊特計畫 (The Fulbright Program) 簡介

傅爾布萊特計畫是於 1946 年美國阿肯色州參議員傅爾布萊特 (J. William Fulbright) 在戰後感到與全世界交換專業人才的重要性，提案並經國會通過成立的國際教育交換計畫，由美國國務院和世界 150 多個國家的合作機構共同推動。60 多年來透過人員、知識和技術的交流，促進美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此計畫每年提供大約 7,500 個獎助學金給予美國及外國學者、學生、教師、藝術家和

專業人員，使得外國學人可以在美國從事研究、教學、演講、實習或攻讀學位，同時也讓美國學人得以在國外從事類似的計畫。傅爾布萊特計畫是世界聲譽崇隆的獎助計畫之一，許多領袖菁英都曾參與此計畫。

在臺灣，此一計畫由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透過與美國雙方教授、研究員、學生及專業人士的教育交流，促進臺灣與美國人民的相互瞭解及彼此合作。50 多年來一共獎助大約 1,200 位美國學人來臺講學、研究或進修，同時也獎助 1,600 位左右臺灣學者、學生、研究員及專業人士到美國攻讀學位、研究或實習。

目前該項獎助學金提供國內師生及專業人員申請獎助學金之計畫項目共有 4 大類計 11 項，本次赴美研習即屬第 3 類「專業人員及創作藝術家赴美研習獎助金」項下：

1. 學者類獎助：包括資深學者赴美研究獎助金、傅爾布萊特一台塑關係企業獎助學金(資深學者)、博士後赴美研究獎助金、傅爾布萊特駐校學者計畫。
2. 學生類獎助：包括國內博士班研究生赴美獎助金、攻讀博士學位獎助金、攻讀法學碩士學位傅爾布萊特獎助金。
3. 專業人員類獎助：專業人員及創作藝術家赴美研習獎助金、傅爾布萊特一台塑關係企業獎助學金(專業人員)。

4. 教師類獎助：傅爾布萊特卓越教學獎助計畫、(英語)教師赴美進修暨協助華語教學獎助計畫。

(二) 研習單位簡介：舊金山大學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

舊金山大學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USF) 位於美國加舊金山市，是一所成立於 1855 年的私立天主教大學，也是第一所在舊金山市成立的大學，及加州第二古老的高等院校。校地不大，座落於金門大橋與金門公園之間的山丘，俯瞰舊金山市中心及太平洋。以「為了城市和大學」(For the City and University) 為校訓，反映了天主教精神，且展現學校對於城市的歷史聯繫和使命。

舊金山大學的學術部門共分為 5 個學院，包括藝術及科學學院、教育學院、護理及健康學院、管理學院及法學院，提供 100 個以上的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程。以 2013 秋季的註冊情形來看，學生人數總共為 10,130 人 (大學部 6,392 人、研究所 3,738) 人，共有超過 400 位的全職教師，生師比為 15:1；另外，有 30% 的學生是家族裡第一位上大學的成員。

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 (Leo T. McCarthy Center for Public Service and the Common Good, LTMC) 是由曾經擔任三屆加州副州長的舊金山大學畢業校友 Leo T. McCarthy 先生於 2002 年創立，旨在達到更人道與更公平正義的世界，以各種學術方案、社區夥伴關係

及轉化學習經驗等方式，培育願意投入公共服務與具備公民關懷的新一代領袖。

舊金山大學自 2002 年起，即將服務學習列為大學部學生的畢業門檻，每個大學部學生（含外籍生）必須修習至少一門或以上的服務學習課程。學校每學期開設至少 40 至 50 門服務學習相關課程，將之視為統整所有大學部課程的整合性內涵要素，學生可以跨系（院）選讀，提供學生以社區為基礎的、對社會議題關注的學習機會。而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即是支持所有服務學習課程的推手，透過辦理教師研習訓練、耕耘社區組織、協助進入課堂帶領入門與反思、培育駐社區機構服務的學生助理等，協助服務學習課程的順利推動。

另外，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也規劃辦理海外服務學習課程，推動社區連結方案，開設公共事務碩士學程、都市事務碩士學程、大學部公共服務與社區連結的副修學程，以及規劃辦理公共政策學術實習等，為學校內與社區連結的主要窗口。

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為學校正式編制，置於學務系統之藝術及科學學院（最大且資源最豐的學院）下，執行長（Director）由委員會遴選產生，目前自政治系的副教授借調全職擔任（非兼任行政職）。共有 8 位正式職員及 30 餘位學生助理。經費來源包括學校年度編列預算、學程的學費收入，以及部分專案由中心自行對外募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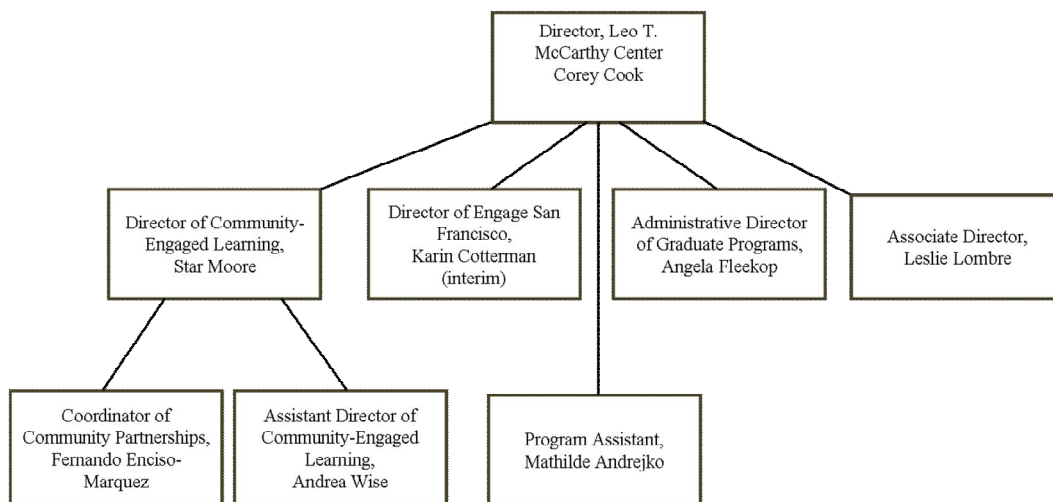


圖 1：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組織架構（Star Moore, 2014）

（三）研習計畫簡介

根據教育部中高級人才海外研習計畫規定，由參與人員自行規劃提案研究計畫，經教育部遴選推薦後，獲選人需自行接洽美方接待組織。職所提研究計畫訂為「公私部門服務學習協力推動模式研究」，希望借鏡美國，由服務學習推動的先驅及其學校及民間組織等，探討服務學習永續發展的推動經驗。希望透過訪問與見習，瞭解美國服務學習在學校端的推動過程，以及如何與其他部門協力永續推動的經營模式，另瞭解服務學習最新推動進程及未來發展方向，將美國經驗帶回我國，做為推動之參考。

是以，在計畫前期預計以美國國家及社區服務組織(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簡稱CNCS)，係一政府部門委託推動全民志工與服務學習的協力組織，作為接待單位。惟多方

瞭解後發現美國政府政策轉變，已於 2011 年終止了美國服務與學習基金 (Learn and Serve America)，亦不再交由 CNCS 執行。考量學習效果與組織接待能量，轉而向加州校園聯盟 (California Campus Compact, CaCC) 洽談接待機會。校園聯盟係為美國布朗大學、喬治城大學、史丹佛大學等多位大學校長於 1985 年間為支持美國各大學推動服務學習而創立，目前於 31 州設有分處，有超過一千個公私立大學為其會員。經與加州校園聯盟洽談後，發現該組織規模亦受美國服務與學習基金停止影響，且適逢辦公室搬遷，由加州校園聯盟執行長轉而引薦舊金山大學公共服務中心。

舊金山大學推動服務學習行之有年，如前節所述，將服務學習訂為全校大學部畢業門檻已有 12 年，相當具有規模與整體性，受到學校高度重視，並逐步發展更多與社區結合的創新方案。考量該學校投入服務學習資源與經驗均非常豐富，且學校更具接觸圖書館等研究資源的便利性，經與該校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執行長 Corey Cook 與社區參與學習組組長 Star Moore 洽談後，由舊金山大學公共服務中心擔任本次研習計畫的接待單位。

三、各項研習活動

(一) 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舉辦之校內活動

1. 非營利組織博覽會 (Non-Profit Expo)

每年舉辦一次，與校內的職涯中心合作辦理。預先開放鄰近的非營利組織申請擺攤（酌予收費），攤位在中午時間擺放在學生往來最繁忙的圖書館大門口空地處，擺攤的 NPO 可於此一活動攤位上介紹自己的組織、招募學生志工、實習、活動招生等。本次共 70-75 個 NPO 來擺攤，約 450-500 位學生參與。

另外在活動開始前，另安排 1 小時的 NPO 接待會，由公共服務中心提供簡單的早餐及溫馨的小會議空間，各 NPO 代表可以與公共服務中心夥伴認識，並且互相交談、認識和分享經驗。在此活動中，認識了舊金山市區鄰近的拉丁裔青年成長組織、老人照顧組織、終止暴力組織、藝術服務組織、服務移民及有色人種女孩組織等 7 個非營利組織夥伴。

2. 冰淇淋社交會 (Ice-Cream Social)

每學期舉辦一次，在學期開始之初，也就是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各方案開始報名之時，運用中午時間（約 1 至 1 個半小時）在學生餐廳/書店前擺放公共服務中心的攤位，免費提

供冰淇淋、爆米花、零食飲料，以及發送宣傳單張，讓路過的學生認識麥卡錫服務中心及其推出的各項方案，並且可以現場登記有興趣參與的活動或方案。

當天公共服務中心的所有同事皆參加，並且請學生助理們協助服務，由同事及學生助理適時向經過的學生介紹中心的方案，以及回答同學問題，是個低成本但有效的宣傳活動。

3. 指導委員會會議 (Steering Committee Meeting)

每年舉行三次，分別在春季學期開始與結束、秋季學期開始之時。本次為秋季學期開始之時，即該學期的第一次，也是新校長 (President, Fr. Fitzgerald) 到任之後的第一次。共有校內相關單位、老師、社區組織代表、學生代表等 32 人出席，過程由每位參與者簡短自我介紹 (新校長也在其中)，再由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執行長 Corey 及組長 Star 簡單介紹中心及方案。之後邀請 3 至 4 位老師及社區代表分享成功案例、看到學生的成長，並帶出大方向上的問題及困境，最後由中心組長提出解決構想：建置資料庫的想法，最後開放大家給一些建議。

會議的過程大約 1 小時，非常簡短，雖然討論的空間很有限，但指標性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在會場中新校長直接公開

發言，表現對於公共服務中心推動工作的重視和支持，且校長對於此領域相當熟悉，使用同樣的語言，對公共服務中心的同仁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

4. 教師培訓講座 (Service-Learning Faculty Seminar)

每學期舉辦一次，提供有興趣或剛開始推動服務學習的教師自由報名與會，由麥卡錫中心的同仁帶領，規劃並執行 6 次（每週 1 次、每次 2 小時）的課程。本次訪問最後一個月時適逢開課，於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 12 時，由中心的組長 Star 為主要帶領者，共有 11 位來自不同系所的老師參加。

整體課程設計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題，從介紹服務學習是什麼、怎麼融入課程、如何與社區夥伴合作，到學生的激勵、帶領反思，及評估學習成效等，為一系列的實務課程。我剛好參與到三週的課程，每次課程前，帶領者會事先提供閱讀資料與文獻，與會者必須先行閱讀，將問題或想法帶至課程時討論。課程進行時，除了參與者彼此討論分享，亦會跟著帶領者丟出的主題，逐漸深入的探討及經驗交流。另外帶領者會依據每週的主要課題播放相關影片或邀請夥伴現身說法，並且與參與的老師們互動討論。會後亦會提出課後思考的議題，以及延伸閱讀資料等，是非常豐富且實用的系列課

程（參與紀錄如附件 1）

（二）重要文獻摘要

1. 從慈善到正義：學校與社區合作達到社會改變的可能

(From Charity to Justice- The Potential of University-Community Collaboration for Social Change)

乃 2000 年以後引領美國高等教育轉變的重要文獻之一。

研究者指出，美國的高等教育走向太過企業化，只關注學術成就，應該著重於創新教學法、整合與執行的三個層面。研究者認為學校應該重新整形，朝向與社區夥伴共同合作，關注社會、政治、經濟及道德議題。社會參與/連結(Engagement) 需要歷史的、整合的、跨學科的以及協同合作的四種領域一起工作。根據研究者在社區與大學合作的經驗，與不同學科的同事一起工作，把學生整合起來透過分享，將有效的增強他們從經驗中學習的機會，以及強化他們的未來發展。而懂得整合的老師知道如何把來去的學生與在地的居民結合起來，老師在其中扮演協調者的角色，整合學校的教職員、行政人員、社區機構等整個網絡，組合成有助於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雙贏方案。老師需要能夠公開他們在整個過程中的學習，把學術知識灌輸在教學中。社區組織能夠在其中得到可以直接改變他們的情況的幫助，也可以直接提出他們的想法

和關心。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學生就會從他們的合作關係中得到知識和學習，發展成可以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傳統的慈善僅在提供幫助，從高對低的角度，透過社區服務解決當下的問題，並沒有尋找改變社會階層和系統的方式，只會製造更多的不平等，只是暫時性的把掌權者握有的剩餘資源重新分配。現在應該轉而強調真正的社會正義，從對等的角度，了解問題，把資源重新整理，嘗試著一起改善問題。而大學與社區的合作則可以：1. 幫助社區志願服務朝向社會正義方向發展；2. 讓高等教育機構轉化成為社會轉型代言人。

2. 關注學生的內在生活：高等教育的使命

(Attending to Students' Inner Lives: A Call to Higher Education)

很多大學做了很多研究，卻只有很少的研究關注學生的靈性發展(spiritual development)，更沒有系統性的研究。72%的學生認為自己是具有靈性的，54%有宗教信仰，但還是有 3/4 的大一學生覺得進大學要「找尋人生的意義和目的」，且大部分的學生覺得是在靠自己尋找，很少或幾乎沒有來自老師的幫助。

研究者在 2011 年出版過去七年的長期研究，檢視將近 1

萬 5 千位大學生在大學生涯中靈性素質(spiritual quality)的發展，以及探討大學教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第一個全國性針對大學生靈性發展的長期研究。發現如果學生積極參與有關內在工作（inner works）如反思 reflection、沈思（contemplation）或冥想（meditation），顯示會有很大的靈性成長；在學校生活中的各種慈善參與（包括社區服務、幫助朋友解決個人問題、捐錢），都有助於提高靈性素質。學生透過海外學習、跨種族互動、跨學科課程、服務學習或其他形式的社會參與，接觸不同的人、文化、想法，有助於靈性提高；提供學生更多機會接觸他們的內在自我，可以增強他們的學術及領導能力，增加心理健康素質，增強對學校的滿足感。

這份研究提供有力的論述，讓高等教育應該更關心學生的靈性發展，並且指出學校可以如何正向的提供支持。強化學生的靈性發展將有助於創造更關心、更具世界觀、對於社會正義更為重視的下一代，同時也讓學生有能力平靜沉著的去回應當前社會面臨的各種緊張、壓力及快速的改變。

（三）灣區著名大學公共服務中心訪問

1. 加州聖瑪麗學院（Saint Mary's College of California）

為一私立大學，規模不大，大學部學生 2,800 人、研究生 2,000 人。公共服務主責單位為天主教社會行動中心 (Catholic Institute for Lasallian Social Action, CILSA) 設在教務系統下，目前工作人員共 7 人，皆為專職，執行長 Marshall J. Welch 為行政職。

學校自 2 年前開始，規定大學部學生必須要修一堂以上社區參與 (community engagement) 的課，由學校提供學生出去服務的交通費、background check 等費用，一年大約編列 60,000 美元。每學期大約開設 12-15 門課，學生可以依興趣跨系選課。每門課配有一個學生助理，負責老師與社區聯繫協助。開設社區參與課程的老師必須先上過一整天由 CILSA 帶領的訓練，提供專屬教材，不以學術研究導向，而是指導老師如何操作。

執行長 Marshall 分享因為聖瑪麗學院的宗教背景，中心的理念與學校辦學宗旨十分契合，故推動時會得到學校很多的正面支持。在美國，每所大學服務學習推動的情形、投入的情形都不太一樣，也有遇到像學校不支持、學務與教務不合作、沒有資源等像臺灣一樣的困境。

2. 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大學部 6,700 人，以公立大學來說不算多，有一半的學生是理工學院。公共服務主責單位為 Haas Center for Public Service，組織架構雖設在學務處下，但執行長必須同時對教務及學務系統報告。目前工作人員 25 人，執行長 Thomas Schnaubel 為行政專職。

中心執行 Community Engaged Learning 專案，包括服務學習課程、獎學金、實習、以社區為基礎的研究等等，是正式課程的一部分，與教務系統合作。有四位專職人員分別負責不同的學院，協助統籌，並提供老師教育訓練課程及協助社區夥伴，發展學習目標，以及督導參與的學生。課程要通過教師指導委員會的認證才能列為 Community Engaged Learning 課程，Hass 中心設計了一組認定標準，包括五項：社區夥伴合作、學生準備、服務對社區有益、服務與學術課程結合、反思。2013 年通過認定的有 46 門課。約 2 年前教務系統加入後，對於此一方案的推動有很大的幫助，也反映了更多對於這類課程的需求。

另外 Haas 中心還有另一個重點工作是有關學生自主的課外活動，包括社區服務、領導力培訓、獎學金、去社區做教育服務等。

3. 柏克萊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學校學生 36,000 至 37,000 人，大學部 26,000 人，人數很多。公共服務主責單位為 Public Service Center，在 1967 年由學生發起設立，以學生的課外服務活動為主。一年前改名，把大學部學生校外服務活動都整合進來，設在學生事務部門下。目前有 11 個職員、75 個工讀學生、100 個學生領袖。每年大約有 5 千個學生參與相關活動或課程。經費上 20% 來自學校，另外 8 成來自自行募款，有一定的難度。

美國文化 (American Cultures) 是大學部的必修課程，每個人必須至少修習一門課。公共服務中心與美國文化中心合作，協助老師把美國文化課程轉化為以社區為基礎的學習課程，包括研究及教學，著重公共服務，讓學生有實質的社區參與。每年大約有 140 個美國文化課程，其中自 2011 年開始至今共開設 34 門以社區為基礎的美國文化課程，33 位老師授課，4,138 位學生選讀，與 47 個社區合作，大約每學期修課學生為 1,000-1,500 人。由公共服務中心提供開課老師課程設計、發展社區夥伴關係、方案管理等協助。

柏克萊公共服務中心資深方案管理人 Suzan Akin 分享，「公共服務」的定義可以很廣大，服務只是其中之一，還有

例如開放校園、圖書館、社區活動等等，每個學校的切入和
解讀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4. 舊金山州立大學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學校學生 25,000 人，大學部 20,000 人，研究生 5-6000
人，以大學部為主，只有一個博士學程、45 個碩士學程，為
一教學導向的學校，已有 101 年歷史，是加州州立大學 Cal
State 系統 23 個學校中第二老的。從 1960 年代起就有很多抗
議行動，學校很鼓勵關心公共議題、各種人權議題等等。由
Institution for Civic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主責推
動服務學習及各項公共服務。

前校長 Robert Corrigan 在學校服務 21 年，三年前退休，
是服務學習推動的先驅，非常重視公共服務與公共議題，過
去曾每年撥預算 500 萬給中心，後來降低到 350 萬左右。多
年來加州校園聯盟 California Campus Compact 即由舊金山
州立大學擔任接待學校，至 2014 年初才搬遷。

社區服務學習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課程雖
非必修，但參與此類課程的時數計算有助於學生的獎學金及
研究所申請。2013-14 年共有 7 個學院、52 系、388 位老師開
設 384 門此類課程，共有 8,413 位學生選讀，總計服務近 23

萬小時，平均每人服務 58 小時。學校亦會每年舉辦競賽選拔，鼓勵績優的老師、學生及社區夥伴。目前學校正要通過新的規定，將大學部修習社區服務學習列為大學部的畢業門檻。

5. 聖塔克拉拉大學 (Santa Clara University)

乃一私立的天主教耶穌會大學，學校超過 150 年歷史，為加州最早的天主教高等教育機構。目前大學部學生約 5,500 人，研究生 3000 人。由 The Ignatian Center for Jesuit Education 主責公共服務相關學習活動，目標在矽谷中領導整合信仰、正義與知識，強化耶穌會學校的獨特傳統，服務學生、教師及行政人員，與在地或全球社區結合。主要工作包括獎學金、以社區為基礎的學習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CBL)、實習、國內外服務計畫、靈性方案等。工作人員共 19 人。

Ignatian Center 做為學校與社區之間的橋梁，大學部有 Experiential Learning for Social Justice 的必修，其中有很多是 CBL 課程，每學期約開設超過 20 門課，約 520 位學生選讀。學生必須參與每週由老師、社區夥伴及學生共同進行的團體反思活動。Ignatian Center 提供老師及社區夥伴開設 CBL 課程的協助，包括線上的指導手冊、工作坊等。

另外，在已經做了 20 年以上的社區關係中，想要怎麼突破下一步，於是有了 Thriving Neighbors Initiative 方案。是學校與社區的長期合作關係，學校與位於鄰近的社區中，與 14 個組織及單位合作，提高學校與社區的教育機會與富足，執行「真的與社區居民在一起」（而不只是與社區內的組織在一起）的方案。



圖 2：聖塔克拉拉大學創新方案示意圖（SCU, 2014）

6. 蒙特瑞灣加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Monterey Bay）

是加州州立大學系統中第二年輕的學校，在 1995 年設立，目前共有 6,600 位學生。在設立之初即把服務學習當作

畢業必修科目，是加州州立大學系統中唯一 1 所，全國大約只有 2-3 所公立學校列為必修。由 Service Learning Institute 主責統籌服務學習課程及相關措施，包括課程認定、教師培訓、規劃社區資源資料庫網站等等，工作人員共有 11 人，設置在教務系統下。

每學期至少開 50 門服務學習課程，與 200 個以上的組織合作，所有的合作組織都由服務學習中心與其簽約，由中心作為所有課程統整的窗口，課程分成 lower division/ upper division SL requirement 二個階段，各包括 30 個小時以上的服務，每個大學部學生需要修過 lower 並再修 upper 才算完成畢業門檻。

服務學習中心執行長 Seth 認為，服務學習不僅是教學方法，而應該是實質的教學內容。唯有以這樣的角度看待並且落實服務學習，服務學習能夠發揮的力量會更寬廣，也才是服務學習的意義與價值。

(四) 其他服務學習相關組織訪問

1. 加州校園聯盟 (California Campus Compact)

全加州有 300 個左右的高等教育機構，包括 UC 系統 10 校、州立大學 Cal State 系統 23 校、社區大學 112 校、私立大學

150 校左右。目前約有 45-46 校加入 Campus Compact 會員，由校長或學務長作為入會代表，層級很高，具宣示與引導的意味。

加州校園聯盟目前工作人員 3 人，算是歷史悠久，在國家級的成立隔年就已成立，但目前受到受聯邦政府補助 Learn and Serve America 基金的結束，在經費上的影響很大。加州校園聯盟主要收入來自會員學校繳交年費，依照該校的學生人數計算，每年約為 5,500 至 11,000 美元不等。也不是所有有推動服務學習學校都會加入，有些受限於經費或其他因素，推動一段時間決定退出（例如聖瑪麗學院）。

校園聯盟每年辦理訓練課程，通常是與某個大學合作，使用他們的場地，讓其他學校來參加，每次大約 40-50 人，舉辦的次數不定。另外每三年會主辦西岸各州聯合的研討會。其他工作還包括提供諮詢、到校視察提供建議、協助單位向學校說明爭取支持等等。對於大學來說，加入校園聯盟最主要的幫助是可以得到相關資訊，以及建立與其他學校的夥伴關係，且具有宣示學校願意投入的意義。

2. 阿拉米達郡教育辦公室 (Alameda County Office of Education)

全加州 K-12 學校分為 150 個學區 (school districts)，

學生超過 600 萬人。舊金山灣區一帶即分成 12 個，其中第四學區就包括了超過一千個學校、100 萬個學生。在 2011 年以前，全美國有每年 3 千萬元的經費透過美國國家及社區服務組織（CNCS）撥給 K-12 學校推動服務學習，加州分配到大約每年 300 萬元，每個學區可以分配到至少 10 萬美元，持續了 5 年，並且在每個學區都設有一個 coordinator 負責協助推動。2011 年後這筆經費停了，就只有少數學區還有繼續在做。

阿拉米達郡從 2000 年開始推動自己的垃圾減量方案（Waste Reduction Program），學校與地方政府環保相關部門合作，每年預算 18 萬，大約有 40 個中小學參與（Alameda County 總共有 220 個中小學，參與的學校約佔 1/3），採自願方式。計畫會提供參與的學校相關協助，包括到學校提供給老師的訓練、諮詢、給補助、各校共同的訓練課程等等。另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蒐集故事和資訊，除了累積經驗，也幫助讓老師建立自己的成就感，並可互相參考，建立合作的支援網絡。（各單位訪問紀錄如附件 2）

（五）服務學習研討會（IARSLCE）

赴美期間經由舊金山大學公共服務中心同事介紹，得知 10 月間在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市將由國際服務學習及社區參與研

究組織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Service-Learning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IARSLCE) 舉辦年度國際研討會，便與同事一同前往參加。

本次為第 14 屆 IARSLCE 研討會，由杜蘭大學 (Tulane University) 主辦，會議主題為「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成就社區參與的文化」(Reaping What We Sow: Growing A Culture of Community Engagement)，會議時間為 9 月 29 日的 pre-conference 及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 日的兩日正式會議，議程包括 9 場次的分組會議、專題演講、海報展示、午晚宴及頒獎典禮等，總計近 1,000 人參與。

與會者大多來自高教領域，大學校院的教師、行政人員、研究人員居多，亦有部分的學生及研究生，及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人員。並且有一些國際與會者，包括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日本及其他國家，會議各場次主題豐富。本次我選擇了多項不同主題的場次參與學習，包括國際志工服務、服務學習應否列為必修、批判反思、青年參與、社會正義、社會企業、社區參與等等，內容豐富多元 (各場次參與紀錄如附件 3)。另外在會議期間，也與多位美國服務學習領域推動先驅知名學者如 Dr. Barbara Jacoby、Dr. Dwight Giles 會談，收穫頗豐。

四、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自102年起青年署整併入教育部，承接服務學習統籌與資源整合的工作以來，為了讓業務順利推動，一直努力在這個領域吸收知識經驗、建立人脈網絡，2年來學習很多，逐漸從服務學習門外漢捉到基本概念，從許多老師身上看到投身教育的熱情，也想要在自己所負責的領域能夠貢獻一些力量。所以本次有機會能夠到美國短期進修三個月，從服務學習的起源地瞭解、認識與更進一步的學習這個概念推動的精髓與方法，感到非常幸運與感激。

在美國舊金山大學學習的三個月，生活過得非常充實。在學校圖書館與線上資料庫的資源中，閱讀過往的文獻，體認到服務學習在推動之初的想法，在面臨高等教育的轉型與社會期待下，鼓勵學生公民參與、社區連結及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應運而生。最初我的研究問題：如何面對學校在政府補助停止後就不再致力推動服務學習，在美國似乎存在的方式有所不同。美國服務學習的發展來自高等教育轉型的自覺，乃學校自發性的推動，亦不與升學、時數累積等有所牽扯，在推動上比較穩健紮實。反觀我國，把這個良善的理念導入高教固然理想，可是用補助政策引導學校執行的方式，帶來補助停止之後的斷層，卻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當然美國也是一樣，CNCS來自聯邦政

府的補助停止之後，許多相對的服務措施不再（如校園聯盟的預算），但因為許多大學院校的推動是與學校本身的辦學理念相連結，在經費和資源上也多為自給自足而不依靠政府，故對於這些學校的影響相對較小，學校也能夠秉持初衷按部就班的進行。

再者，一開始預計與多個灣區高教機構服務學習業務單位主管會談，在心中設下的期待是找出一個好的推動模式，帶回臺灣供我們的大專校院參考。但經過兩個月逐一與6所大學的服務學習中心執行長約訪、面談後，發現7間（包括接待組織舊金山大學）學校的推動方式都各異其趣，例如有的當作畢業門檻有的不、有的列在教務部門有的則在學生事務部門、有的學校大力支持有的還好、有的也同樣鼓勵學生社區服務，其實跟臺灣目前的情形也是挺相似的。而且逐一深入瞭解，每個學校的推動規劃與方式都有其理念背景，融入該學校對於教育的想法和期待，似乎並沒有所謂的最好的或唯一適合的方式。

特別的是，在服務學習這個概念發展了將近20年以後，一些長期有投入的大學開始思考所謂的「下一步」。他們共同的想法是，服務學習融入在課程中推動已經行之有年，大致與社區合作的模式已經很嫻熟，只是這樣的作法（學生來了又走、不斷循環）究竟滿足或解決了什麼？作為社區內的高等教育機構，對於自己的期待似乎不止於此，還可以為社區做些什麼？於是有些學校開始發展社區連結

(community engaged) 方案，鎖定學校鄰近的一個區域或社區，透過課程或老師的研究，真正深入去發掘和探討社區的需要，再連結其他課程、組織、企業等等，共同滿足社區的需要或解決社區問題。跟傳統服務學習課程類似，雖然鎖定的範圍小了，但連結更廣、服務更深入，期待透過這樣的方式，能夠把校園跟社區做更緊密的連結，也把學校在社區的角色更為凸顯。我看到幾個學校開始有這樣的方案推出，歐巴馬政府也有提出類似概念的獎助。剛好同一時間，科裡同事因為規劃服務學習年而諮詢的幾位老師也提出了類似的想法，於是服務學習年便融入了這個「以社區為基礎的創新方案」元素，嘗試作為日後發展的方向，也算是立刻的學以致用吧。

另外，從跟美國同事一起工作的經驗發現，與我們習慣的工作模式有蠻大的不同。接待我的舊金山大學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工作同事包括執行長在內一共8人，期間我參與了多次他們內部會議及舉辦的活動等，可以感覺組織風氣是非常活潑且有能量的。同仁年齡約在25歲至45歲間，有幾位是舊金山大學的畢業校友（甚至以前在學時就是公共服務中心的學生助理），而且每個人的所學領域都不相同，有文學、教育、公共事務、傳播等不同背景，合作的時候相當鼓勵分享自己的意見和想法，甚至只是分享一些有趣的訊息，也可以互相挑戰，不太有階級分別。記得報到的第二天，剛好是新學期之始，中心同事

全部一起到附近的咖啡廳進行早餐會，幾乎是用服務學習反思的方式，每個人都要輪流說說最近自己覺得遇到的挑戰及如何克服，然後有同事運用當時很紅的線上人格測驗幫大家檢視自己的特長與弱點，再讓大家彼此留言鼓勵。覺得他們雖然工作氣氛看起來很輕鬆，上班時間彈性，但大家其實做了很多事，並且懂得運用學生參與協助，這點很值得我們做青年工作時學習。

(二) 建議

1. 本次研習運用三個月的時間完整的體驗學習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推動服務學習的方式，以學校為中心的整體規劃及長期投入，以培養青年學生各方面的能力，是很難得的經驗。自承接服務學習業務以來，一直是邊做邊學，逐漸累積專業知識和經驗，但日復一日的工作之餘往往無暇思考整個概念的脈絡發展與演進。透過進入美國高等教育的環境中，完整的學習及觀察，有助於建立整體意象與概念架構的釐清，在返回工作崗位後亦不時與同仁分享所見所聞及交換意見。並且由於在國外建立相關領域的人際網絡，亦有助於未來接收最新訊息以及各種資訊的交流，是很值得且有效的學習方式，建議未來可以持續鼓勵有意於某一領域深入瞭解的同仁嘗試這樣的短期進修計畫。

2. 舊金山大學公共服務中心在執行服務學習課程多年後，開始發展小型、聚焦社區需求、強調資源連結的創新方案，其他推動服務學習已久的學校亦有同樣的思考。本署除了主責推動服務學習，亦有青年志工、社區參與、國際參與甚至壯遊學習等相關計畫，均是能夠符合協助青年發展及滿足社區需求的目標。若能結合各方力量與資源，透過鼓勵大專校院推動以解決在地需求的創新專案，再加上現在新興的企業社會責任、社會企業或青年創新創業等共同投入，相信改變的力量將不容忽視。
3. 由於校方非常支持服務學習，麥卡錫公共服務中心規劃辦理相關措施的資源相當豐沛，例如每學期辦理精彩豐富的教師培訓課程、運用學生助理派駐至服務學習課程結合的社區組織、與學生互動的活動、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教師的授課時數減免、甚至研議將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列為教師升等的參考指標等等。建議本署在鼓勵大專校院發展創新方案的同時，亦鼓勵將學校端發展配合相關的行政協助與措施，引導學校資源投入，及對於社會責任的重視。
4. 在海外體驗學習的部分，借鏡舊金山大學、聖瑪麗學院等學校執行的有學分的海外服務學習課程，包括上下2學期的課

程，先建立服務學習概念，瞭解社會問題，然後於假期時進行海外服務，下個學期來反思，進一步帶出行動方案的規劃與進行等，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海外服務學習歷程。相對來看目前本署推動的鼓勵青年擔任國際志工，實較無法與課程專業或反思學習等元素結合。未來或可與國內大專校院洽談開設海外服務學習系列課程的可行性，將國際志工往海外服務學習的方向推進。

5. 本次經舊金山大學同事介紹，參與於紐奧良辦理的第14屆IARSLCE國際服務學習研討會，與會人員多半為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究者、教師或行政人員，討論議題亦偏重高等教育服務學習的推動與發展。而本署近2年均派員參與的全美服務學習研討會（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Conference，美國全國青年領袖協會National Youth Leadership Council主辦）的與會者相對年齡層較低，討論主題與展示攤位等部分偏重中等學校的服務學習推動，以本署服務學習業務的推動主軸來看，IARSLCE國際服務學習研討會內容較有幫助。建議未來派員參與國際研討會可優先考量參加IARSLCE國際服務學習研討會（多半於每年年底舉行），而全美服務學習研討會則可建議中等學校教師帶領學生與會交流。

附件1 教師培訓講座參與紀錄

共六次，每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 12 時，Star 為主要帶領者，共有 11 位來自不同系所的老師參加。

•第二次：Models and Critiques of SL

Star 首先從上週的語言偏誤 (因為名字的關係就認定一個女孩是美國人)開始，點出老師也可能會有 bias 和侷限，提醒老師要小心。在牆上貼了六張海報紙，共有三個問題，陸續進來的老師可以逐一寫下自己的看法，並且稍做討論。

回顧上週結束時的重點，帶進服務的連結有很多不同型態：置入的/合作的、老師找好/學生自己找、加入已有的服務/自己發展的方案、本地的/國際的(即便是國際也應該有當地連結)、學生個人/團體、直接/間接。另發講義有關服務學習課程的五項基本要求(綠色)、學習結果(橘色)。

批判思考服務學習：Do no harm 是最基本的，可是 harm 可以是各種可能，要時時注意小心。要達到正面的改變，大方向來說就是 common good 及社會正義，非常大，但讓學生理解也是好事。避免 patronization 傲慢的對待。

影片欣賞：Tania, Lynton Award and Colloquium 得獎者，指出 SL 一定有限制，像是誰來找出和定義問題、只算時數、機構和學校的歷史、只有少數人(例如女性、少數族群)投入等等。但也提到影片分享的是很高的標準，不用期待自己一開始做就要達到。另外也推薦欣賞 Kerry-Ann O'meara 的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wsGABrRXr9Hcfip6fPQgg>

討論 reading：對於 SL 的 concerns 及限制，包括時間、學校/部門支持、學生在校外怎麼評估問題(看時數但又不只是時數，很難對學生說明 face of accountability)、學期時間、學生沒準備好(包括環境、語言、年齡、與社區一同工作)

其他討論：

1. 學生通常在大一修或者晚點修：在 USF 會因不同主修各系所及各 advisor 的建議不同，沒有一定。
2. 一些宗教性活動是不是算有意義的服務學習？如 USF 有 Arupe Justice Program，他們有資源，甚至可以安排國外服務。有研究文獻提出怎麼讓短期密集性的服務也有品質。
3. 國際學生的議題：有些國際學生一般生活即是自成一群，有的很有錢，來自很好的家庭背景，很難融入。對於自己的定位有不一樣的認知，覺得是付錢來讀書的，為什麼要服務。
4. 建議服務學習的課程分成兩學期，需要更多的時間讓學生準備好，才能去服務，也讓更多不同學科的老師有機會合作，跨領域學習。

請圖書館員來介紹學校的資料庫：

社區學習資料庫：<https://www.usfca.edu/library/communityengagedlearning/>
各項指標：[https://www.usfca.edu/Library/handouts/San Francisco Neighborhoods/](https://www.usfca.edu/Library/handouts/San_Francisco_Neighborhoods/)
<http://www.sfindicatorproject.org/> (可以查交通、教育各種指標)
<http://factfinder2.census.gov/faces/nav/jsf/pages/index.xhtml>(美國人口統計指標)
<http://propertymap.sfplanning.org/> (舊金山都市計畫局指標)

- 第三次：Developing and Sustaining Community Partners

分享各種可以運用的資源：

網站 <http://www.communitycommons.org/maps-data/> 可以把各種數據做成地圖或圖表、<http://www.cdc.gov/rdc/> 公共衛生相關統計數據、Ted Talk、期刊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運用 paper chain activity 等競賽方式、參考書 Readings for diversity and Social Justice (2010 年 2 版)。

其他討論：

1. 要讓社區夥伴 involved in 評量及反思。
2. 有些社區夥伴為了跟學校合作，或者要衝志工人數，無論什麼方案都願意做，先做了再說，品質很不一定。
3. Community engaged 要不要放進 tenure 裡，還有很多討論。另外放了是一回事，有沒有被尊重也很難說。
4. 碰到社區夥伴在學期或計畫進行到一半之後臨時喊停的辦法：建築系的作法是，每個學生不只參與一個計畫，分散風險。

邀請表演藝術系副教授 Amy Merrill 及其合作社區夥伴一起分享，並帶自己的 syllabus 分享。跟監獄合作 Stop Violence Program，學生進到監獄跟囚犯一起讀書、一起表演，雙方都獲得需要的學分。每次老師都跟學生一起去，也一起反思，對於自己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市區的監獄比較進步，不只是把人關起來，也導入很多的協助方案。像 Stop Violence Program 就有拿到政府的補助。Amy 表示要找到對的語言與那個領域溝通，才能夠進入並且拿到資源。要讓學校課程委員會同意開設課程也是同樣的道理。

- 第四次：Community Partner and Student Panels

邀請社區夥伴、學生助理們現身說法，並與各參與教師討論

USF 合作的社區夥伴通常 1 次 host 15-18 位學生，但機構能量較大的有時可以 host 更多。

反思有很多方式：peer reflection (團體反思) 是有幫助的；非正式的反思，像是對話、跟同學討論 (反思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 也很有用；用拍攝 video 給老師也是一種方式，其他同學也可以看到；文字的紀錄、日誌的幫助在於，不要求學

生寫下來他們很快會忘記，而且寫下來也有助於期末報告的撰寫。

上半段邀請 3 位 ACES (Amanda, Mitchell, Mary Cruz) 分享他們擔任 ACE 的經驗、做服務學習的經驗、開始的時候怎麼與組織建立合作關係等等。Amanda 說，如果老師跟那個組織有比較深的合作關係，學生在其中工作會覺得比較自在。當一個服務學習者 service learner 有助於學生學習瞭解到服務有很多不同的樣態、透過反思進行對話，也會對於很多的人際互動有比較多的想法及批判思考；另外有助於連結到比較大的社會議題；學術跟服務的連結帶來很大的效果，不然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他老師們間的討論：

1. 一個社區可以容納多少學生？一門課可以跟幾個組織合作？
2. 要讓學生發展自己的小組方案？或者加入組織已經有的方案？
3. 老師要怎麼樣有能力發展合作夥伴？一個老師可以有多少合作夥伴？
4. 怎麼讓那些完全沒有動機的學生動起來？
 - 1) 至少要讓他們瞭解專業層次的關係，不要破壞關係
 - 2) 挑戰他們為什麼不肯融入
 - 3) 不斷「不要讓他們躲到後面」
 - 4) 利用同儕讓他瞭解
 - 5) 把比較大的社會議題用小的社區需求讓學生親身體會（例如舊金山市區有一區特別亂、窮，讓學生走進去，要求他做到幾樣日常生活的購物，他會發現那個區域竟然沒有超市，進一步想到在那裡生活可能的問題）

下半段邀請 3 個社區夥伴分享：Karen Banks/ Family Banks 協助遠地癌症病童就醫的住宿；Selina Layne/ Up on Top K-5 弱勢兒童課後輔導；Jenna Cassy/ Mission Graduates 家長與孩童課後輔導。社區夥伴分享，與老師一起合作時，跟老師有對學生一樣的要求，會比較容易。組織大概每次只能收 30 人，年紀較大、快畢業的學生會比新鮮人更知道要做什麼且願意做。

對機構來說，喜歡做的方案是 1) 學生走了還是可以繼續下去的；2) 從機構開出來的 wishlist 挑，然後一起調整。

附件2 各單位訪問紀錄

2014/9/2 California Campus Compact

@ Cal State East Bay, Hayward

- Elaine Ikeda/ Executive Director
- Piper McGinley/ Associate Director

目前會員 45-46 校(全加州有 300 個左右的高等教育機構，包括 UC 系統 10 校、Cal State 系統 23 校、community college 112 個、private school 150 個左右)，主要收入來自會員學校繳交年費，5,500-11,000 美元不等，依照學生人數計算。學校由校長[President] 或學務長 [Provost] 為代表入會，層級很高，具宣示意味。目前工作人員 3 人，算是歷史悠久 (National 成立隔年就成立，明年 25 年) 且規模大的。受聯邦政府補助 Learn and Serve America 結束，影響很大。紐約規模最大。

加州是全世界第 8 大的經濟體，全加州 K-12 學校分為 150 個 school districts，大約有 6 成學生上大學。

每年辦理訓練課程，做法通常是與某個大學合作，使用他們的場地，讓其他學校來參加，每次大約 40-50 人。次數不定，看工作能量。例如明年 4 月要辦西岸聯合的研討會 (因為 Campus Compact 總部在 DC，較少西部的活動，故西岸的州自己每年辦，加州三年輪一次)，今年能夠辦的活動就有限。

工作還包括提供諮詢、到校視察提供建議、協助單位向學校說明爭取支持等等。有些州沒有自己的 Campus Compact，就直接由 National Campus Compact (工作人員 6 人) 服務。另外 National Campus Compact 有時爭取到國家資源，也會分給各州使用。

每個大學推動 Service-Learning 的方式不同，也不是一定有推，受人的因素影響很大。有宗教背景的學校相對比較投入。也不是所有有推的學校都會加入 Campus Compact，有些受限於經費不足，推動一段時間決定不加入(例如 St. Mary's)。K-12 學校有些有做 Service-Learning，大部分有做 community service 的比較多。今年法治部門的計畫已出版 Revitalizing K-12 Civic Learning in CA，Elaine 是諮詢委員之一，覺得使用 Civic Learning 是一個更大的觀念，Service-Learning 是達到公民學習的一種方式。如有興趣可以連絡該專案主要 Coordinator Debbie。

<http://www.myboe.org/portal/default/Group/Viewer/GroupView?action=2&q=CivicLearningTaskforce>

2014/9/3 Star

- 加入 CACC 對 USF 有什麼幫助

以前 CACC 有錢時，辦很多研討活動，USF 也剛開始推，從他們那邊可以得到很多訊息，以及建立夥伴關係。現在 USF 自己茁壯了，持續在網絡中較多的幫助為提供資訊參考，以及宣示性作用較大。

- K-12 的狀況

有些學校有做，像附近的 Urban School 有 SL Class (專門獨立的一門課，非與其他專業結合)，但還是比較類似 community service。有些大學入學時會看 SL 時數、參與課外活動經驗等，但多是 check box，不會認真看。

- 為什麼大學要推 SL

來自三個原因：社區及外界壓力(大學應該做社區連結)、相信對學生有幫助、學生要求(志工)

- 為什麼現在 SL 通常與 community engagement 連在一起討論

這兩年才有，如此可以擴大 SL 的範圍，走出只有服務的侷限，把社區拉進來，加上社區研究、社區服務等等，擴大合作機會。

- 如何讓對 SL 有不同認知的人互相合作而非對立

Meet people from their Act, find the right fit. 從每個人的角度出發，從他現有的東西切進去，不需侷限在 SL 理論的框架內，透過合作，彼此終會互相學習，趨向靠近。

- 有趣的研究方向

不同的大學對社區有不同的 commitment，學校辦學的不同 mission，會做出不一樣的東西。可以去看不同型態的大學，例如 UC 系統、CAL 系統、私校、教會學校、land grant 學校，看不一樣的學校如何發展出不同的型態。

2014/9/8 Karin

- 經驗

文學(詩)背景，在 1990 年代在 Cal State Monterey Bay 大學(加州第一間有服務學習的學校)工作時，因為社會正義的議題，被找去教 SL，那時候才去學相關知識。也曾到迦納去教過。

後來到 Stanford 六年，教學經驗(lecture)豐富，也辦師資的培訓，職位是 Associate Director for Engaged Scholarship at the Haas Center for Public Service，創很多例如 research fellow 的專案。六年期間 Hass 換了 6-7 個執行長，後來無法與該任執行長共識而離開。

- Engage San Francisco <http://www.usfca.edu/mccarthy/engage-san-francisco/>

從 2014 年 3 月開始的專案，在 Western Addition 區域，因與學校鄰近，以及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多次被政府遷移)，該區域社會問題多(黑人、低收入、弱勢族群多，旁邊緊鄰著高收入地區)。作為在當地的大學，是 Anchor Institution(大學不會走)，及 USF 強調的社會正義，與對自我期待的社會責任，故在該地區發展此專案。經費來自某位 Vice provost (Mary?)個人捐助。

由 Karin 與該地區的組織接洽(約有 20 個以上)，了解需求，連結 LTMC 其他專案認識的老師進入合作，可以做包括 community-based research、SL 課程、活動等都可以，老師再帶進他們的學生，成為工作夥伴，共同協助當地發展。

與 Haas 的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Fellows 專案不同的是，Engage SF 不僅只是研究，研究會受限於學科，例如護理、公共衛生、社區發展等議題比較有意義，其他學科無法發揮立即功能。Engage SF 透過研究、服學課程、辦活動等等方式進入，更為彈性且可以滿足居民的真實的需求。但 Haas 的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Fellows 專案大學部學生就可以做研究，USF 的學生可能做不到。

- Stanford vs. USF

Stanford, Berkley 雖有規模很大的中心，Stanford 的 Haas Center 超過 20 人，從 volunteer 開始發展(學生需求)，再發展出其他 fellowship、SL 專案(不多)，且比較多 co-curriculum 型態的 SL，也沒有強制學生都要上。

學校風氣很不一樣，Stanford 強調研究，校長不重視公共事務、社區責任等等，研究是唯一的事。Haas Center 即便很大，在學校的角色卻很邊陲。老師重視公共服務的也不多，開一門服務學習課可以有 3000 元補助。會參與服務活動的學生是少數。有些自然科學學院的學生課業壓力非常大，曾經一年內有 7 個自殺。

在 USF，因為宗教背景，公共服務、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辦學理念相符，LTMC 在學校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新校長在上午 Steering Committee Meeting 結束前的公開發言，某種程度就是在表示對於此一領域的重視。老師有些很投入，開課只補助 500 元。學生參與的程度也很高，加上有規定大學部一定要修，大部分學生都知道中心及 SL 的意義。

Haas 建議談話對象: Thomas Schnaubelt, Executive Director.

- 下次可討論 VIA (Volunteers in Asia)

2014/9/16 Star

- Service-Learning Faculty Seminar

每學期 1 次，1 次六堂課(6 週)，結束時發表自己設計或修改的課程綱要(非必要，但目標設定在自己完成設計一門自己的服務學習課程)。

教材：Service-Learning Faculty Seminar Resources and Readings，google drive。

去年除了春、秋兩次的 Faculty Seminar 之外，還做了一次 2 天的 Graduate Level Community Engage Learning Seminar，及之後的 book club，目的在更提升老師的層次，到可以指導研究生做 Community-Based 的研究，以及在社區發展自己的研究，跟研究專業更結合，讓老師可以長久投入 SL 課程。

- 為什麼學校要做 community engage?

起源來自 1996 《The 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這篇文章，開始有人認同，開始做，現在甚至有的學校(例如 Western Carolina)在校授雇用或升等時要考慮所做的 community engagement 成績。

連結：<http://www.compact.org/wp-content/uploads/2009/05/boyer-1996.pdf>

有關學校與社區合作關係的延伸閱讀：Community Voices, CaCC Final Report, google drive <Sandy, 2005>

2014/9/17 Saint Mary's College of California @Moraga

Catholic Institute for Lasallian Social Action

- Marshall J. Welch <mailto:elaine@cacampuscompact.org>/ Director
- Sarah Beth Dempsey <mailto:piper@cacampuscompact.org>/ Engaged Teaching & learning Coordinator

學校學生大學部 2,800 人、研究生 2,000 人，規模不大，有一半的學生住在校園內。

美國開始推行 SL 大約 25 年，除了 Learn & Serve America 以前有一點資源，其他大部分都來自學校本身每年編一筆錢來做，包括成立相關中心的人事、相關經費等。CILSA 在教務系統下，目前工作人員一共 7 人，皆為專職，執行長 Marshall 非老師調任，於 2 年前從 Uni. Of Utah 過來。

- Community Engagement Courses

St. Mary's 學校自 2 年前開始，規定大學部學生必須要修一堂以上 community engagement 的課，學校提供學生出去服務的交通費、background check 等費用，一年大約編列 60,000 元。每學期大約開設 12-15 門課，學生可以依興趣跨系選課(每年開課情形參考紙本資料)。

每門課配有一個 ELF(Engaged Learning Facilitator)學生，ELFs 負責老師與社區聯繫協助(類似 USF 的 ACE)，以及協助學生出去服務的相關行政聯繫事宜。每個 ELF 學生大概負責 4 門課，每門課大約有 20 個學生，依照老師規定大約有 30 小時的服務，分組，與 3-5 個社區合作。目前本學期共有 4 名 ELFs。

要開 community engagement 的課的老師必須先上過一整天(8 小時)的訓練才可以開課(提供特別的教材，不以學術研究導向，而是如何操作)，來上課給 1,000 元做為誘因。(USF 並不強制老師要上過課才能開課，可能是因為他們老師有工會，而且他們只給 500 元)。且課程綱要需由審查委員會同意後進行。另外提供老師必要時一對一的諮詢協助。目前並沒有提供開課老師時數減免或對教師升遷有什麼影響，但這部分的討論有開始在進行中。

課程合作的社區須由中心與其簽訂 MOU，確保雙方合作關係。目前共有 52 個簽訂 MOU 的社區夥伴，在其學校 30 哩的範圍之內。老師也可以自己去發展不同社區合作，只是必須要由 CILSA 跟他簽訂 MOU 後才可以進行開課。合作的社區夥伴得到進入學校圖書館的許可，對於他們自己做研究有幫助。

10/8 舉辦讓老師與社區快速認識彼此的 Speed Date 活動，五分鐘換桌，目前有 23 個社區會來，有興趣來了解的老師都可以參加。

所有的 ELFs 和 SALTs 由工作人員遴選，需要服務一年，在開學前要上 30 小時的教育訓練。

- 其他

SALT 計畫則是學生參與志工的統籌，目前約 16 人，各自負責合作的社區機構，學生要去做志願服務可以向 SALT 登記安排。

今年開始使用一個新的網站 <http://service.stmarys-ca.edu/>，所有合作機構名單學生可以事先看，選擇自己想要的服務單位。community engagement 的課也在該網站上顯示合作機構，以及學生服務時數的登錄(再由機構審核，老師可以審閱)，手機上也可以使用。

EpiCHE 天主教高等教育系統下關於公民參與、community-based research、服務學習、領導力訓練、社會正義等相關理論、政策，2014 年秋天將出第一期。

- Marshall 個人經驗

在宗教背景下的學校(St. Mary's)，與國立學校 (Uni. Of Utah) 最大的不同，是學校校方的支持程度不同。在 Utah 雖然中心做得很成功，但不像在 St. Mary's 中心的理念與學校辦學宗旨十分契合，推動時會得到學校很多的正面支持。

對老師來說，開課最難的部分是在找尋社區夥伴及帶領反思。所以根據在 Utah 的經驗，又在 St. Mary's 設立了 ELFs，覺得幫助非常大。

今年出版一份調查全美 147 所大學相關中心的調查研究，包括中心規模、人員組成等等。(紙本)

每所大學推動的情形、投入的情形都不太一樣，也有遇到像學校不支持、學務與教務不合作、沒有資源等像台灣一樣的困境。如果學校不支持，可以用的方法是，在學校辦學理念 mission 中尋找有同樣意義的切入點，以此說服學校。

在 K-12 系統下要推 SL 比較難，因為 K-12 學校比較沒有像大學會意識到自己在社區內應該要介入與合作的角色，加上學生年紀小，出來服務有很多其他風險，所以難免停留在志願服務，也不需強迫，只是造成服務時數的算計。但還是有很多老師運用自己的想法來做，例如小學數學與自然科學教塑膠袋的原料、怎麼算塑膠袋壓縮之後的容積，帶到應該減少使用塑膠袋。老師需要更多融會貫通的知識，付出更多的努力。

- 建議閱讀：

Civic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Concepts and Practices, Barbara Jacoby and Associates, 2009

Deepen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Forging New Pathways, Ariane Hoy, 2013

2014/9/25 Stanford

Haas Center for Public Service

- Thomas Schnaubelt <mailto:elaine@cacampuscompact.org> / Executive Director
- Luke Terra <mailto:piper@cacampuscompact.org> / Director of Community Engaged Learning

學校學生大學部 6,700 人，相對於公立大學來說不算多，有一半的學生是理工學院。

Haas 同時在對教務及學務系統報告 (組織圖)，大約 1/3 的時間跟教務系統工作，2/3 跟學務系統。開始設立的時候是在校長辦公室，當時備受重視(即 campus compact 創辦人之一)，後來換校長後比較不受重視，被改編到學務系統。目前正式組織編制還是在學務系統下，兩年前教務進來，對於 Community Engaged Learning 這個專案有幫助。目前工作人員 25 人，執行長 Tom 之前在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arkside 的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Civic Learning 當院長，以及當過 2 年 Wisconsin Campus Compact 第一任執行長 (當時該聯盟有 34 個學校)。創立 Mississippi Center for Community and Civic Engagement，是一個全州的中心，設立在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旨在協助高等教育機構、K-12 及社區機構發展合作夥伴關係，當時有一個拿聯邦政府補助的方案 (Commun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CHESP)，現在可能還有在執行。

- Community Engaged Learning <http://studentaffairs.stanford.edu/haas/faculty/DCELS>

當時 Karin 開始的專案，現越做越大。包括服務學習課程、獎學金、實習、community-based research 等等，是正式課程的一部分，與教務系統合作。有四位 DCELS 工作人員負責不同的學院，協助統籌，並提供老師教育訓練課程及協助社區夥伴，發展學習目標，以及督導實習學生。

Service-Learning Course Designation 課程要被承認為 community engaged courses 要由教師指導委員會 [faculty steering committee] 通過 [tag]，其設計了一組認定標準 [criteria]，包括五項：社區夥伴合作、學生準備、服務對社區有益、服務與學術課程結合、反思。2013 年得到 tag 的有 46 門課 (大約與 USF 一學期的 SL 課程相同)，希望今年可以倍數成長。約 2 年前教務系統加入後，對於此一方案的推動有很大的幫助，他們也反映了更多對於這類課程的需求。

在 Stanford 這類的研究型大學，要鼓勵老師跳出既有習慣來開這樣的課，相當具有難度。一是老師開課的自主意識很強，不易介入；另外因為理工科系多，相對於本身具有社會關懷、容易進入的人文學科來說，要讓理工背景老師接觸到這個觀念，是他們工作上的一大重點。必須要嘗試著用他們的語言來溝通。為了鼓勵老師開課，每門課可以申請 3000 美金的補助。

- Public Service Center

與課程結合的 SL 或 community engaged courses 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另外 Haas 還有另一個重點工作是有關 student engagement 及 education partnership (目前組織

架構要將兩者整合)，比較是學生自主的課外活動，包括社區服務、領導力培訓、獎學金、去社區做教育服務等等。

Haas Center 認為達到貢獻社區與公共利益的目的有很多途徑，包括直接的服務、community engaged courses、個人或教育團隊的倡議行動、慈善活動、政策制定或公民監督、社會企業等等。所以 Haas 提供給學生各種不同的方案，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參與。

2012 年有一份關於 Stanford 大學部學生的統計報告，指出學生覺得參與公共事務對他們的學習是有幫助的。

- 有關 requirement 的討論

Stanford 並不把 SL 或 community engaged 課程設定為 requirement，Tom 認為用必修的方法雖然大家都有機會接觸，但往往難以控制品質，常會造成反效果，例如學生只追求做完、花很多人力卻只是計算時數、學生帶著負面觀感去做造成社區的負擔等等，學生不一定能從中得到學習效果。同樣，也不強制要求開課的老師一定要參加他們的教育訓練。

因為不是 requirement，要花更多力氣在做宣傳。Tom 認為宣傳分成三個層次：awareness, participation, transformation。Awareness 的部分可以配合很多學校的活動，例如新生 orientation、宿舍活動等等來做，但他更強調 transformation 的部分，認為應該花較多的心力在這邊，讓來的人真的可以得到東西。

- 感想

Stanford 校園內感覺較為疏離，人與人各自來往。在 Haas 中心內未曾間到半個學生(Tom 的解釋是下午學生才起來)，Tom 的態度也比較嚴肅，不親切。整體環境雖然很好，但不溫暖。

Haas Center 有一整棟獨立的房子，三層樓，木造建築很舒服。位於學校非中心地帶，因為法律學院蓋好之後又更為隔絕。掛了兩幅畫，一幅是快樂溫暖的，一幅是強烈的。Tom 說，來這邊的學生有兩種，一種是來這邊是為了找尋溫暖溫馨的感覺，一種則是看到社會裡許多不公不義而想要做些什麼。

2014/9/25 Star

- 不同學校不同風氣下，做出不一樣的東西

不同於宗教(faith-based)的學校，非宗教背景的學校反映出來不同的限制：(1) **legitimacy** 正當性，宗教背景的學校很容易把公共服務與學校的辦學理念作結合，在學校裡的地位會比較中心，非宗教背景的學校則容易反映出正當性不夠、不受重視；(2) 預算，非宗教背景的學校常常反映預算不夠，沒有人力可以多做事。

St. Mary's 學校編預算給學生出去服務的交通費、finger print (50-100) 費用。USF 因為在市區，under 的學生有學校給的免費公車證，不需要另外給交通費。保險的部分則是依照全校有要去校外活動的課程都可以讓學生簽保險的 waiver，只要上需要出去的課，該門課一開始的時候簽，學校就會負擔保險，有一部分可能是在學費中就已經一併收取了。但是 Finger print 的費用還是有的學生不願意或無法負擔。

USF 也不像 St. Mary's 會跟合作的組織簽 MOU，原因太過法律的條文可能造成更多問題，詢問過社區意見，並不覺得需要簽，另外不想增加行政負擔，所以一直沒有這樣做。只是如果是由 LTMC 推薦的機構，LTMC 會事先拿他們的立案證明、liability insurance 證明建檔，以確保機構是合法的，保護自己。

- 2007 年以後的潮流

除了那些第一流的學校、研究型大學，其他高等教育機構面臨了學生招生不易、學生出來找不到工作等等的困境，對高等教育機構來說，不得不發展其他的強項，例如有些就朝向培育公民等等，做為學校價值重建的號召。培養公民就包括了發展社區連結，讓學生養成可以轉化[transformation]的能力(溝通協調、團隊合作、挫折容忍等等)，於是有越來越多的學校開始強調公共事務參與、公共服務等等的重要。

USF 倒是在更久以前就已經在做，SL 列為 requirement 已經 12 年了。

2014/10/16 UC Berkeley

Public Service Center

- Suzan Akin <mailto:elaine@cacampuscompact.org>/ Interim Assistant Director, Faculty and Graduate Student Programs Manager

學校學生 36,000-37,000 人，大學部 26,000 人，人數很多。一年前改名，把大學部學生校外服務活動都整合進來。設在學生事務部門下，目前執行長是暫代的(一年多)，因為一年前換新校長，行政系統大換人，新的學務長一個月前新進。在 2000 年時學校成立 SL research center(教育學院)，做一些 K-12 SL 相關研究，給開 community engage/ SL 課老師補助。在 2007-08 左右有 Berkeley Engaged Scholarship Initiative，大約做了兩年。後來這個中心默默消失，變成全由 public service center 在負責。

Public service center 在 1967 由學生發起設立，以學生的課外服務活動為主，founder 有學生會、基金會、學區、市政府、學務處等，在 2013 年改名並成為 Cal Corps 的正式組織，目前有 11 個 staffs、75 個學生工讀、100 個 student leaders。每年大約有 5,000 個學生參與相關活動或課程。中心的 Mission 是透過分享學習和合作的活動達成社會正義。現在的經費上 20%來自學校，另外 8 成來自自行募款，相當困難。每個同仁約 20-30%的工作量是在募款，未來考慮增加一名專人負責募款相關工作。

- American Cultures Engaged Scholarship Program (ACES)

<http://americancultures.berkeley.edu/aces>

American Cultures 在 UC Berkeley 是大學部的必修課程，每個人必須至少修習一門課。Public Service Center 與 American Cultures Center 合作，協助老師把 AC 課程轉化為以社區為基礎的學習課程，包括研究及教學，著重公共服務，讓學生有實質的社區參與。每年大約有 140 個 AC 課程，2011 年(計畫開始)-2013 年共開設 34 門 ACES 課、33 位老師、4,138 位學生、與 47 個社區合作，大約每學期修課學生為 1,000-1,500 人。

Public Service Center 提供開課老師課程設計、發展社區夥伴關係、方案管理等協助。開課老師可以申請 3000 元的研究經費，以及 1500 元社區服務的支出。另外可以有學生課堂協助 fellowship，有 1500 元的經費。目前很多課程有持續在開。此計畫有一個 5 年期的贊助，至 2014 年底止，目前繼續尋找贊助單位。有研究生進行研究也發現，必須要課程內容及社區的內容都要好，課程的有效性才會高。除 AC 之外還有其他 6-7 個課程是有 community engaged，例如 Shinnyo-en Peace Building Leadership Program 是一個 4 學分的課，由 Public Service Center 與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department 一起合開的，偏重在自我探索覺察。

- 其他方案

Alternative Break 利用寒暑假去做服務，Public Service Center 統籌規劃，並會有工作人員或訓練過的 student leader 帶領反思。

internship 方案、所有服務計畫的媒合網站、領導力方案、獎學金，以及學生發起的 service group。另有給研究生及老師的 community engaged scholar group、協助發展課程、工作坊等。及發展給社區的 Community partner toolkit。

- 討論

Susan 不覺得服務與課程結合是唯一的方式：與課程結合的時候，社區很多事情必須配合學校，例如工作的時程必須是學期的時間、課程結束學生就離開了，不一定能夠滿足社區的需要。且社區的需要常常是臨時、不定期的，與必須事先安排好的課程不同。

公立大學的角色：一般大學的角色包括研究、教學、公共服務三方面，公立學校亦然。在加州的公立的學，UC 系統較重視研究，特別 UC Berkeley 自詡為全美第一名的研究型公立大學，當然對於研究是非常的重視。從另一個角度看，對於公立學校來說，其設立/存在就具備的所謂的公共價值，跟私立學校必須去追求公共性有根本上的不同。再者，「公共服務」的定義可以很廣大，我們所稱的服務只是一小塊，還有例如開放校園、圖書館、社區活動等等，每個學校的切入和解讀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 感想

Berkeley 校園感覺很舒服，相對於 Stanford 輕鬆一些，可以見到學生的互動。Public Service Center 辦公室環境雖然不是獨立空間，但與其他學生事務辦公室鄰近，building 的地點也很靠近活絡熱鬧的校園及商圈，可以輕易見到週圍有許多學生在活動，感覺可近性較佳。

- Gerald Eisman <mailto:elaine@cacampuscompact.org> / Ex- Director of ICCE

學校學生 25,000 人，大學部 20,000 人，研究生 5-6000 人，只有一個博士學程、45 個碩士學程，以大學部為主，教學導向的學校，已有 101 年歷史，是 Cal State 系統 23 個學校中第二老的。在 1960 年代就有很多抗議行動，學校很鼓勵關心公共議題、各種人權議題等等，校園內隨處可見抗議的活動，積極但並非不理性。在加州大學的分類下，Stanford 和 UC Berkeley 會競爭前 10% 的學生，前 25% 會去 Cal State，其他在社區大學。公立大學過去在 1989 年有 92% 的預算來自政府，現在大約剩下 55%。

前校長 Robert Corrigan 在學校服務 21 年，三年前退休，是服務學習推動的先驅 (National Leader of SL)，非常重視公共服務與公共議題，過去曾每年撥預算 5,000,000 給中心，後來降低到 3,500,000 左右。之前 Campus Compact 就由 SFU 當 host，到換新校長便不願意繼續。(新校長做法有許多不同，例如對於之前運作非常好的社會企業不再繼續留在校園、不願繼續 host Campus Compact、強調研究的重要性等等)。ICCE 在教務系統下，受重視時直接向校長報告，後來逐漸降低層及到學務長，後來 under 系所部門。工作人員多的時候 7 人，現在 5 人 (director 去年退休後一直還在找合適人選)，預算主要來自學校經費，願景是互惠，跟社區打破界限。

在 2000 年時，當時的加州州長 Gray Davis 撥一年 2.2million 來做服務學習，UC 系統不做因為跟他們重視的事情不同(且不會因為政府說什麼就做)，社區大學不做因為跟他們學生的取向(實用)不同，都給 Cal State 學校來做，每校一年有 100,000 美金(當時只有 22 校)。後來阿諾當州長時這筆預算就砍了一半，現在每校每年只有 48,000 美金。(以前 campus compact 一年有 1.5million)

-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CSL)

http://www.sfsu.edu/~icce/students/csl_4students.html

每學期開 200 門課，學生非必修，但參與此類課程的時數有計算，有助於獎學金及研究所的申請。2013-14 年共有 7 個學院、52 系、388 位老師開設 384 門課，共有 8,413 位學生選讀，總計服務近 23 萬小時，平均每人服務 58 小時，以最低薪資換算有 2.3million 產值。

老師開設 CSL 課程有給 3000-4000 的資金，可以申請 engagement scholarship，也提供發展工作坊。每年辦競賽選拔，給績優的老師、學生及社區夥伴。

- 四個原因讓 Jerry 覺得未來有希望

1. Cal State 總校長 (chancellor) 認同 AAC&U 的研究有關 High-Impact Educational Practices，其中之一為 SL。https://www.aacu.org/leap/hips，George D. Kuh 2008
2. 新校長上任後提出新的 Strategy Plan 中，SL/community engaged 還有列在其中。
3. 正要通過大學部修習 CSL 成為 graduation requirement

http://www.sfsu.edu/~icce/downloads/pdf/CSL_NEWGradRequirements.pdf

4. 新任 Dean of Undergraduate Studies Jennifer Summit 一個月前才到任，表現對於 civil engagement 的熱情和積極，或許 ICCE 可以提高層級對 Dean 報告。

- 如何長久推動 SL 且維持品質：institutionalized policy

1. 成為正式課程
2. 列入老師的 tenure promotion(現在少有，就算有列也不見得真的有做)
3. 足夠的經費
4. Boyer's model of scholarship 學術與專業的價值應該重新思考(1990)

<https://depts.washington.edu/g630/Spring/Boyer.pdf>

- Cal State Monterey Bay 是目前唯一有將 SL 列入 requirement 的 Cal State 學校。執行長 Seth Pollack。

2014/10/21 Santa Clara University

The Ignatian Center for Jesuit Education

- Jennifer Merritt <mailto:elaine@cacampuscompact.org> / Director of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部門 6 同仁 <http://www.scu.edu/ic/about/staff.cfm>

學校超過 150 年歷史，為加州最早的天主教高等教育機構。目前大學部學生約 5,500 人，研究生 3000 人。天主教耶穌會大學，在信仰的基礎下，致力於教育出有競爭力、道德感及憐憫心的領袖，幫助形成一個更正義、人性化並永續發展的世界。faith-inspired values and educating leaders of competence, conscience, and compassion who will help fashion a more just, humane, and sustainable world.

Ignatian Center 在這樣的價值下設立，目標在矽谷中領導整合信仰、正義與知識。強化耶穌會學校的獨特傳統，服務學生、教師及行政人員，與在地或全球社區結合。主要工作包括獎學金、Community-based Learning、實習、國內外服務計畫、靈性方案等。工作人員共 19 人。

-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CBL)

<http://www.scu.edu/ic/cbl/overview.cfm>

Ignatian Center 做為學校與社區之間的橋梁，大學部有 Experiential Learning for Social Justice 的必修，其中有很多是 CBL 課程，每學期約開設超過 20 門課，約 520 位學生選讀。學生參與 Arrupe Weekly Engagement，每週由老師、社區夥伴及學生共同進行反思活動。Ignatian Center 提供老師及社區夥伴開設 CBL 課程的協助，包括線上的 handbook、工作坊等。

從 1986 年以來有 CBL，當時跟 8 個社區夥伴合作，開 10 門課程，讓 100 多位學生參與。至今合作的社區夥伴超過有 50 個組織，18-25 個老師，每年參與學生達 1200 多人，並且有 Arrupe Weekly Engagement。從 2000 年開始，Arrupe Weekly Engagement 獲得耶穌會社區的 2 百萬及其他基金會的 1 百萬贊助。目前一位專職同仁的薪水由學校出，其他經費要靠自行募款(中心有一位同仁和學校的發展部門一起找贊助)。2013-14 年，共有 37 位老師、開設 56 門課程、與 44 個社區合作，並且有 17 位 student assistants 協助。

Ignatian Center 認為課程應該由教師主導，而非由中心主導。授課老師可決定其 CBL 課程要參加 Arrupe Weekly Engagement，或老師已經有很強的網絡或其特殊教學目標，也可以自己做反思。但中心同仁會在學期開始之初，到每個合作的社區組織，一個一個分別做 orientation。另外 Arrupe 也有做現上回饋評估，回覆率大約 60-70%。

- Thriving Neighbors Initiative

<http://www.scu.edu/ic/cbl/TNI/ThrivingNeighbors.cfm>

在已經做了 20 年以上的社區關係中，想要怎麼突破下一步，於是有了 Thriving

Neighbors Initiative。是學校與社區的長期合作關係，SCU與位於 San Jose 的 Greater Washington Community 的 14 個組織/單位合作，目標在於提高學校與社區的教育機會與富足。方案是真的與社區居民在一起(而不只是與社區內的組織在一起)，三個主要部分：

1. Initiative teaching：Washington Elementary School 4-5 年級高學習成就學童的課後教育計畫 (校長要求)，正在進行中。
2. Engaged Scholarship：老師、學生、社區一起工作，提供獎助。
3. Solidarity partnership：中心與社區媽媽的夥伴關係。

- 感想

Thriving Neighbors 計畫看起來投入相當多的資源，但是服務的對象不多。專案特別多請了 2-3 名職員，隸屬於中心但幾乎全程跟著課輔班，像是安親班導師。而且像是學校與社區的關係，學生參與的成分很少，只有課後輔導班每天有 2 個服務學習課程(即 Jennifer 開的)的學生輪流來陪，看起來與學生的互動不多，對學生也不甚熟悉。

2014/10/28 Star

- Engaged SF/ Thriving Neighbors 與一般服務學習課程不同之處

單純做服務學習課程會受限，每學期一再輪迴，課程結束很難深耕。發展 engaged 計畫是現在很多學校時興的方式，鎖定特定範圍，連結不同的專業，投入資源，可以有效掌握成效，更容易讓人看到。

- Engaged Program 每個學校發展方式也不同

--Seattle University 是很成功的例子，花很長的時間計畫，以大學為中心，學生參與所在地走路範圍內的社區，做很多社區深耕的服務或活動。最開始時是一位學校的理事 trustee 指定要做這個社區，並給經費，由上而下的執行。現在很願意跟其他學校分享經驗。

--USF 的 Engaged SF 則是來自社區的聲音，從下而上 grass-root 形成已久，於是 LTMC 開始發展。區域的選擇也是因為很多歷史因素交錯，擇定了這個範圍，並且花很多時間跟社區溝通，才逐漸開展這個計畫。過程中有些社區需求學校無法滿足，例如兒童服務的部分，社區提出需要兒童早期發展的需求，但 USF 的教育學院並無此專長，就必須考慮是否在學校內開設此專長的學科，或者向外尋求其他單位的合作。由下而上另一個困難之處，即是沒有學校事前直接的經費支援，必須一步一步做，做點成果才好找錢。

LTMC 同仁很謹慎，不想只是把原有的東西拿來改個名字，就當成是新的計畫，極力避免這樣做。但難免有些工作分工上的模糊地帶，例如 Fernando 負責 SL 課程裡跟所有社區組織的聯繫，新的計畫 Engaged SF 只在 western edition 做，那麼 western edition 中的社區組織會議或討論時，Fernando 需不需要參與、參與的程度如何、怎麼與 Karin 分工，都是需要釐清的。

--Santa Clara 的 Thriving Neighbors 看起來比較像在原有的方案上再加一點東西，當成是新的計畫。參訪時他們並沒有說清楚經費從何而來，但是已經有很多宣傳品，看起來花的不少的錢，大肆宣揚。社區的擇定是前任部門主管的想法，Star 很驚訝以跟她同層級的人可以讓學校決定投入。另外還多雇用了 2-3 名專門負責課後班的行政人員，服務學習學生僅來自於 Jennifer 的課堂，與學校的連結完全在於中心，看不到其他部分，令人覺得有點危險。媽媽團應該是原本就有在運作，另外社區的組成(全部拉丁裔)，是不是能夠做到學校與社區溝通及共同合作，還是社區單方面接受學校的想法做法，令人懷疑。

- 從 Harlem Children's Zone 開始 <http://hcz.org/>

紐約市哈林區的非營利組織開始的計畫，結合教育、家庭、社區及公共衛生領域，協助孩子從出生到就業，改善黑人的教育問題。從 1990 年代一個街區開始做，一直做到現在擴大到 100 個街區，被歐巴馬表揚，成為很知名的案例。

之後在 2010 年，聯邦政府推出了 Promise Neighborhoods program，鼓勵學校跟

社區一起合作，發展社區的兒童教育。分成計畫階段的資金補助及執行階段的補助，非常難申請，UCSF 及 SF State 在 Mission 做的一個計畫有拿到。

<http://www2.ed.gov/programs/promiseneighborhoods/index.html>

2014/11/5 Alameda County Office of Education (ACOE)

- Nate Ivy/ Coordinator

在 2011 年前全美國有每年 30 millions 透過 CNCS 給 K-12 學校推動服務學習，加州分配到每年 300 萬，可是全部 K-12 學生超過 600 萬人。

美國的教育政策 15 年前改變，當時口號是 No Child Left Behind，朝向比較重視記憶背誦、考試分數導向，追求國際測驗成績的進步，於是教材教法也跟著改變。直到 5 年前，才又重新強調問題解決、思考能力培養、重視實作等，服務學習做為新的教學法也才受到重視。

舊金山灣區一帶 K-12 學區分成 12 個，其中 district 4 就包括了超過一千個學校、100 萬個學生。之前有錢的時候，每個學區一年可以分配到 10 萬，持續了五年，並且在每個學區都有一個 coordinator。現在沒有這筆經費了，只有少數學區如 Fremont 還有在做，像 Hayward 就停了。

Alameda County 從 2000 年開始有推自己的 Waste Reduction Program，每年預算 18 萬，大約有 40 個中小學參與 (Alameda County 總共有 220 個中小學，參與大約 1/3)，採自願方式。計畫會提供參與的學校相關協助，包括 coordinator 會到學校提供給老師的訓練、諮詢、給補助、各校共同的訓練課程等等。是跟老師合作，而非跟校長。Coordinator 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蒐集故事和資訊(讓老師知道自己的成就，並可互相參考)，以及幫助老師建立合作網絡。

<http://schools.stopwaste.org/>

<http://schools.stopwaste.org/share/middle-school/wood>

Wood Middle School 從 2008 年開始做，發現學生科學成績大幅提升，特別是西班牙裔的學生，以前英文不好，科學成績也不會好。自從用服務學習方式導入科學課程，學生有機會練習英文，且科學成績從 9% 提高到 67%。

- 老師想到服務學習就覺得要帶學生去外面很麻煩

幫助釐清[服務]是什麼，服務分成直接、非直接、研究、倡議、創新等，用不同的方式思考服務的本質意義，可以幫助老師思考可以怎麼做。

- 小學、中學、大學生做的服務不一樣

根據學生的心智年齡，需要學習的東西不一樣。有的階段在尋求團體認同，有的階段強調個人特殊性。所以服務的規劃在小學可以用全班的方式、初中可以做小組、高中則鼓勵各種多元性，讓學生有機會學習獨立，也學習到團隊合作。把服務學習相關的訓練融入在新校長的培訓中，讓校長至少知道這個概念。

- 美國制度大不同

美國的政策推動很少政府直接給錢，通常透過成立一個民間單位，錢再透過這個單位給出去到參與的城市或學校，例如 CNCS、stopwaste.org，某種程度這些組織也算是政府組織的一部分。

教育政策有聯邦政府及州政府各有教育部門，又另外有 school district，不隸屬於州政府，有自己的選出委員會來代表及決定教育政策走向。

2014/11/12 Star

- 服務學習有無對於社區夥伴做評估的研究或文獻

目前很少，幾乎沒有看過。可能的原因是：

1. 沒有一個通用的量化指標，因為每個方案做的事情不同，怎麼評量？目前有的研究都是採焦點團體，等於是想法及主觀經驗的交流，不是可以測量的。
2. 很難界定一個所謂的成果是單純由某個特定方案而達到的。組織有自己的工作在進行，SL 方案進來，然後達到了某個成果，怎麼能說哪些是方案達成的、哪些是其他原本的工作達成的？

Seattle University 的 initiative project 有請專人負責做方案的評估，方案有專屬網頁也有放了成效章節。<http://www.seattleu.edu/suji/results/impact/>。但同樣的，就像 Santa Clara 的 Thriving Neighbors 計畫，你怎麼知道哪些成效是因為計畫進入才達到的成果，哪些是原本工作帶來的成果。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也有學生發起的類似計畫 Agatston Urban Nutrition Initiative，做比較久，也許針對該領域有做過一點評估。<http://www.urbannutrition.org/>

- LTMC 財源

每年 120,000 來自學校撥付、30,000 小額捐款、學校每年辦 California Prize for Service and the Common Good (類似捐款餐會，賣桌)100,000、兩個碩士學程的學費 350,000。總共 6 萬美金。

Service Learning Institute

- Seth Pollack / Director

學校 1995 年設立，共有 6600 位學生，在學校設立時就把 SL 當作 requirement。剛好 1994 年 Clinton 總統通過 National Service Bill。

該區域是農業區，普遍收入較低，Monterey Bay 是全美第三大的西班牙人口區，有 40% 的拉丁裔，學校的學生有 60% 是家族裡第一位上大學的人。學校所在地以前是美軍的駐紮基地，在 1993 年時還有 4 萬 3000 人駐紮。當基地遷走時，周圍的居民開始關心大學進入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學校設立的當時，就強調社會正義、多元性 diversity 以及社區參與 community engagement。

Service Learning Institute 共有 10 個工作人員、1 位學生助理及 12 位 student leader。student leader 必須要修過 SL 及上過 service leadership academy 才可以擔任。

全國只有 3-4 個公立學校把 SL 當作必修，且在全部的 23 個 cal state 系統中（第 2 新）只有 CSUMB 把 SL 列必修，每學期至少開 50 門相關課程，與 200 個以上的組織合作，所有的合作組織都由 SLI 與其簽約。由 SLI 作為所有課程統整的窗口，設在教務部門下。

課程分成 lower division/ upper division SL requirement，皆包括 30 個小時以上的服務，每個大學部學生需要修過 lower 並再修 upper 才算完成。學校負擔學生的 TB 檢查費用，由學生自己負擔 finger print 的費用。

Seth 認為 SL 不只是教學法，而是教學的內容，覺得用這樣的角度看 SL 會更寬廣，也才是 SL 的真正意義與價值。

Cal State 系統的學校通識教育學分約佔所有學分的一半，有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分成 A-E 五個系列，CSUMB 再把其中 D 項細分為 D1-D5。

[My SLP](#) 是 SLI 設立的社區夥伴資料庫，包括 SL 合作夥伴、志工服務、社工實習機會等，以區域地圖方式整理學校周邊的社區組織，讓學生便於蒐集瞭解資訊。另外 SLI 針對老師有提供 Faculty Guide，非常豐富的介紹及資訊。

延伸閱讀：“my name is not those peop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QWbkVqZKeo>

“first to worst” 談加州的教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NhiM9ApCw>

附件3 IARSLCE服務學習國際研討會各場次參與紀錄

2014/9/28 Pre-Conference

- Rooting out Invasive Issues and Planting Pedagogical Seeds in **International SL**: Tools for Tilling, Tending, and Transforming Cross-Cultural Learning

國際服務學習可以讓學生在全球環境中有很快的成長，但是也有一些邏輯及學習上的風險，包括文化衝擊、適應問題、無法達到互惠社區、缺乏教學過程等等。但有效的全球學習過程對於創新科技及教學工具上有很大的幫助。

如何把 SL 變成國際 SL：學校之間可以成為夥伴，雙方互相送/接待學生，類似姊妹校交換學生模式，可以解決 funding 的問題。

*Social Change Model

<http://www.mu.uri.edu/leadership/pdfs/The%20Social%20Change%20Model%20of%20Leadership%20Development.pdf>

*DEAL Model of Critical Reflection Describe, Examine, Articulate Learning

<https://static.squarespace.com/static/51a00182e4b00ebfe3c66f62/t/522645cbe4b05edb50d791a6/1378239947935/DEAL%20Model%20for%20Critical%20Reflection.pdf>

*經驗學習理論 Kolb's Cognitive Processing Circle

<http://www.simplypsychology.org/learning-kolb.html>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http://www.pdx.edu/elp/service-learning>

《Community Partner Guide to Campus Collaboration》新書，今年 12 月出版。

https://depts.washington.edu/ccph/pdf_files/Guide_corrected_041808.pdf

2014/9/29 Session A-- Salon 5

- **Should Service-Learning be required?** The Effect of Required Service on SL student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從參與 56 門 SL 課程的 996 位學生調查研究發現，學生必修及其服務經驗影響 (1) 未來參加 SL 課程的動機； (2) 他們會推薦服務學習課程的可能。

- Should Service-Learning be required? Precollege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Civic Attitudes: Famili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Experiences

Tulane University 把 SL 當做 requirement 9 年了，針對 2013 年秋季入學的 178 位學生針對入學前 5-8 年的經驗的調查，學生對於學校把公共服務當做畢業門檻持正面態度。調查並發現，學生在大學以前的服務經驗，以及家庭對於社區服務的態度均對於學生對於公共事務的態度及參與的程度有影響。學生入學之前就知道學校對於 SL 是畢業門檻，也影響學生的正面觀感。

如何測得學生態度：把研究問題放在學生的選課(或相關)系統中，學生必須要填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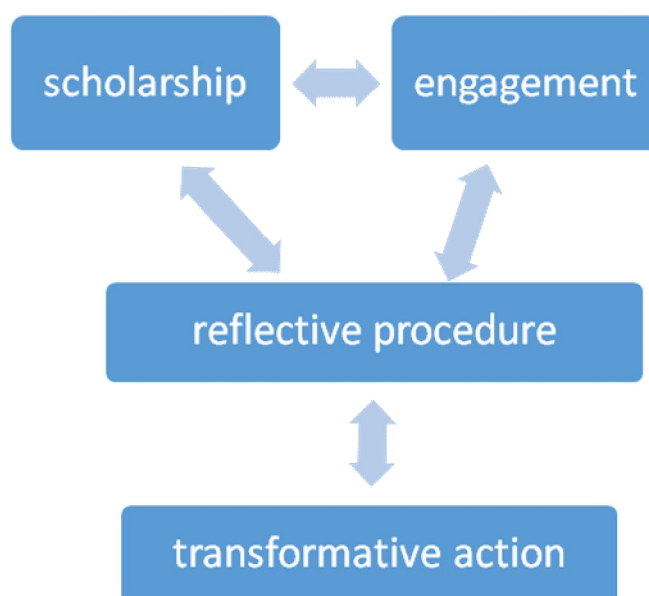
Requirement Courses 怎麼控制課程品質：做很多 faculty supporting 的工作，並且

融入社會正義的概念。另外把開 SL 課程放入老師的 tenure promotion 裡，有效幫助老師願意長期投入或做長期的方案。

2014/9/29 Session B-- Salon 4

- **Critical Reflection** In Community Engagement: The Importance of Reflective Practice in Community Engagement Programs

在 SL 及 CE 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反思。Lehigh University 研究檢視參與大學部學生服務方案(backpack program)及研究生的生活中，對於學生的公民意識及具體的反思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 Critical Reflection In Community Engagement: Evaluation of Undergraduate Reflective Practic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013 年參與 SL 的學生人數超過 2 萬人，認為反思是有品質的 SL 經驗的主要關鍵。有三種反思的主要方式：課堂內的、小組 circle(與退休老師、社區夥伴一起)、個人。此研究用質性及量化的方式去討論學生的反思，包括學習的連結以及如何適應並與社區一起工作。

要訓練老師把課程的目標說得更清楚，學生在反思的時候才會更直接進入重點。

- Critical Reflection In Community Engagement: Engaging, Disorienting, Transforming: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Global Citizen Identity Development

Lehigh University 針對過去 3 年的 3 門 SL 課程，400 名畢業生做了量表，及進行 33 名質化訪問，探討不同的反思方式，對於學生參與世界公民課程的轉化經驗的影響。發現對於日常生活中最有用的反思是與老師對話，最沒用的是反思紀錄。日常生活中的反思可以分為結構化的與非結構化的(一般與朋友談話)。

發現學生無法 engage 時怎麼處理：希望每個人都可以轉化是過高的期待，每個

人學習歷程不同，不需要期待每個人都進入 transformation。
怎麼讓老師對於自己的工作能夠反思?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2014/9/29 Session C--Conti

- Youth Engaged in Service: High Quality Program Outcomes: Beyond Standards for Quality Practice in Service-Learning: Examining the Context in Award Winning SL Projects

Louisiana 州自 2006 年起有全州 SL 的優良方案 (LSU AgCenter, 4-H) 競賽，評審標準看幾個 aspects，對比 NYLC 2008 提出的高品質服務學習方案 (K-12 Service-Learning Standards for Quality Practice) 的標準，今年選出 8 個(7 個大學、1 個小學)。

<http://www.nylc.org/k-12-service-learning-standards-quality-practice>

- Youth Engaged in Service: High Quality Program Outcomes: Attain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and Social Skill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Young Voice- Do Soft Skills Matters?

訪問完成參與 YV 領導力訓練的 5 位學員，發現除了核心教育及領導技巧外，學員還反映學習到了自信、維持及發展健康的關係的能力、願意為自己發聲。另外學員也反映在培訓期間與其他學員、帶領者的互動關係是很重要的。在全國性教育政策試圖把領導力訓練與就業、大學準備教育相連結時，這份研究提醒不要忽略了 Soft skill 這個重要的元素。Soft skill 是可以帶著走的 social emotional strategy。

2014/9/29 Session D—Salon 2

- Social Justice Session: Faculty Knowledge And Actions: Decoding Ourselves: Faculty thinking about Reciprocity in Global Community SL Courses

加拿大 Mount Royal University 看老師怎麼在國際服務學習中學習互惠，訪問 7 人，decode，結論包括(1)Do not Harm；(2)powerless issue；(3)建立夥伴關係需要時間；(4)it's a journey；(5)個人、結構、歷史因素都是原因；(6)保持彈性和流動的可能性。

是一個文化調和的過程，透過故事學習，like a narrative process(敘事過程)。

- Social Justice Session: Faculty Knowledge And Actions: Social Justice Sustains Mid-Career Faculty Vitality: A Study of Faculty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訪問三家公立大學中 30 位在學術生涯中期的教師，發現有 82 位 mid-career faculty 用過 service learning，102 位用過 community engaged 課程。與 Campus Compact 的研究結果 (7%-8%) 有很大的差別。當然目標選取(三家大學的屬性)對結果有很大的影響。另外也做了質性的訪問，問問老師 what does community engaged do for you。

2014/9/30 Session E—Salon 4

-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areer Identity**: The Long Term Impact of SL on Graduates' Civic Engagement and Career Exploration in Hong Kong

香港嶺南大學有 5 成以上學生參與 SL 課程，預計 2016-17 要成為 criteria，今年有 49 門課，47 位老師(全校 158 位)，3400 學生參與，200 個社區夥伴。此為一量化研究，旨在探索曾參與 SL 課程的畢業生(425 位)，與未參加者(345 位)的長期的就業表現比較。曾參與 SL 學生有較好的社會公民責任，較好的職業探索，以及較佳的 ABC skill (適應力、腦力、創造力)。曾參與 SL 學生有比較多的畢業生薪水較高，較快找到工作。

所有香港的公立學校皆有 SL Program。

-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areer Identity: Expanding Notions of Scholarly Work: Connecting Identities and Pathways of Publicly Engaged Scholars

此研究針對 500 名學者，大約一半是人文教育背景，發現他們多在研究生時期或學術生涯早期，就找到對於公共領域參與的研究興趣。提出對於傳統學術取向建立的質疑，認為具有公共參與認同的學者，大都在研究生命的早期即有此取向。

2014/9/30 Session F—Bienville

- Round Table Discussion: Birds of a Feather? SL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s Two Models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Tulane University 的老師、SL 業務主管共同分享。在 Tulane，SL 是必修，社會企業是 minor。SL 課程有獨立的中心在計畫運作，社會企業則是在不同專業學科下共同開設的副修課程。SL 課程提供學生了解社會上發生什麼、同情、憐憫、看到和接觸不同的人，是經驗層面的。社會企業則是準備好要做什麼改變，是實際的行動層面的，是持續的、有計畫的從系統面介入。

SL 是學校要學生上的課程，社會企業是學生自己想出來要做什麼，主動權不同。

類似一個光譜：learning—engage—social entrepreneur

Vicky Mayer 原是在學校教媒體的老師，在卡翠那颶風後，發現很多人失去了很多回憶，開始帶領 SL 課程，而後創立 Media Nola 社會企業。

另一個社會企業的代表：Teach for America。

討論：跟錢有關嗎？Non-Profit vs. Non for Profit。

問題：應該放在學校的哪個部門？與 SL 在同一部門或分開皆可，重點是怎麼合作。

2014/9/30 Session G—Salon 4

- IARSLCE Research Awards Winners: Dissertation Award: Between Sites: Critical Convergences at the 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 in a SL Course

2013 年時訪問 2005 年上過 SL 課的 31 人，12 個開放式問題，包括最記得的時刻等等的問題。

- IARSLCE Research Awards Winners: Research Award: Sarena Seifer

護理及公衛背景，認為投入做為 engaged scholar 25 年了，得到很多的幫助，例如 Carnegie Foundation 的教學獎項鼓勵等等。

2014/9/30 Session H—Salon 3

- Institutional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Using Student-Level Data to Measure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NASCE

Siena College 的 NASCE

(<https://www.siena.edu/centers-institutes/siena-research-institute/national/>)針對 16 個州 60 個學校機構 (其中 16 個公立學校) 超過 3 萬名學生，分別於 2009 及 2013 年做了 2 次全面性的調查，服務分成 9 個領域。計算方式是參與類別*程度，加總。47%的學校說他們有 engaged community service。有些學校呈現正向改變，原因包括成立專責單位、增加人力等。

- Institutional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Cultural Gatekeepers and Professional Coaches: Learning from Supervisors of International SL student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每年開設 50-150 門 SL 課程，約 400 學生參與。針對曾經接待國際學生的 10 個社區組織做半結構式的訪問，歸納出對於國際學生來說，參與 SL 的挑戰包括語言、對服務的結構化認識、界線不同、專業領域的內容。但同時機會也包括可以去相近語言的組織或區域服務、加強全球連結等。

2014/9/29 Keynote Address

- Hugh Evans, Founder and CEO, Global Poverty Project

在 15 歲的時候獨自去印度旅行，看到許多不公不義。回來後開始在澳州設立 the Oaktree Foundation，逐漸幫助了 4 萬個全世界的年輕人讀書。在 2006 年開始舉辦 Make Poverty History concert，最終募得了 43 億的款項。2012 年，在紐約中央公園開始 Global Citizen Festival，全球超過 6 萬個參與者及表演者，募得 13 億給發展中國家。他的大膽和遠見讓他到很多關注，包括影星、企業家等，成為 2012 年登上富比世雜誌的社會企業家。現在是 Global Poverty Project 的 CEO 和創辦人，致力於倡議在 2030 年前消滅極度的貧窮。

<http://www.globalpovertyproject.com/>

Volunteer tourism is Awful, never do at least a year.

Hugh's wife's 社會企業：libraryforall.org